

三代考古

(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编



科学出版社

三代考古

(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辑的关于三代考古研究的系列文集之六。文集包括理论思考与学术史、夏商考古研究、两周文化探索、古文字论坛和其他专题五大板块。本辑收录了该研究室及中外其他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学者研究论文总计 33 篇。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历史、人类学、民俗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代考古 .6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03-046525-2

I. ①三… II. ①中… ②夏… III. ①文物—考古—中国—三代时期—文集 IV. ①K87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5441 号

责任编辑: 刘 能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2 3/4 插页: 1

字数: 770 000

定价: 1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三代考古》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 巍 杜金鹏

编 委：许 宏 徐良高 何 努 唐际根
谷 飞 印 群 岳洪彬 严志斌

本辑执行主编

唐际根

目 录

理论思考与学术史

从宇宙观考古看中国文明形成·····	何 弩 (3)
帝国扩张、公共投资与长时段历史之路——中国早期的政治统一及其影响 ·····	方 辉 加里·费曼 琳达·尼古拉斯 著 杨 谦 译 (47)
“大都无城”的余绪——对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态分析·····	许 宏 (63)
“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创立的历史——在“中日考古学论坛”上的发言 ·····	[日]饭岛武次 著 于 术 译 (76)
殷墟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叙事·····	唐际根 (81)
朝鲜半岛青铜时代考古简史·····	[日]吉野彩美 (88)

夏商考古研究

近年濮阳考古发现与研究·····	袁广阔 南海森 (95)
《“新砦期”研究》增补·····	顾万发 (107)
关于夏商文化的陶龟·····	[日]饭岛武次 著 于 术 译 (120)
从礼器看二里头文化各地区之间的关系·····	[日]德留大辅 著 刘海宇 译 (130)
偃师商城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陈国梁 (163)
2011~2014 年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复查工作的主要收获·····	谷 飞 曹慧奇 (192)
商代林业遗存研究·····	苏家寅 (208)
殷墟玉器的发现、研究与新思考·····	丁思聪 (224)
殷墟陶鬲制法考——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陶鬲为中心·····	[日]黄川田修 (236)
殷墟宫殿宗庙区内的墓葬群综合研究·····	岳洪彬 岳占伟 (260)
殷墟大司空村“商末周初”遗存浅析·····	李宏飞 (277)

两周文化探索

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	何毓灵 (289)
西周考古随笔：金面具与玉覆面·····	徐良高 (309)
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	曹 斌 (316)

大周原地区铸铜遗存与西周的政体·····	[日] 近藤晴香 (365)
齐家制玦作坊生产组织方式初探·····	马 赛 (377)
试论商丘宋城春秋时期布局及其渊源·····	侯卫东 (389)
楚地钟镈编列制度形成初论·····	常怀颖 (393)
论山东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国君墓的随葬车马坑·····	印 群 (425)

古文字论坛

父丁母丁戈刂议并论祖父兄三戈的真伪·····	严志斌 (435)
《天亡簋》祀天“大豊”与天象年代·····	武家璧 夏晓燕 (443)
殷周三年丧制考论·····	黄益飞 (455)
新出三件两周具铭铜器商榷·····	王沛姬 (460)

其他专题

新疆古墓沟墓地人形雕像源于中亚·····	韩建业 (473)
大汶口文化太阳八角芒形图像文字探赜·····	吕茂东 (479)
GIS 与 VR 技术在考古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探索·····	牛世山 唐际根 (486)
浅谈应用 Adobe Illustrator 和 Adobe Photoshop 软件考古器物绘图新方法·····	付仲杨 (49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2013~2014 年科研成果存目·····	(506)
编后记·····	(516)

理论思考与学术史

从宇宙观考古看中国文明形成^{*}

何 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壹 理论基础简述

人类社会的整体由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大部分构成,按照国内现有的哲学理论划分,广义的人类文化则可划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可称观念文化)。物质文化涵盖了人类文化的所有物化形式。行为文化是指调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交往的方式,是规范个体行为的方式,这些共同的行为方式通常体现为各种制度,行为文化又被称为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是指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1]。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升到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相应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所以,中国文明的探索对象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国家社会精神文化的总和,因此,精神文明的考古探索实际是对国家社会中精神文化的探索。换言之,对于中国精神文明形成的考古探索即为研究前国家社会的精神文化在进入国家社会之后发生了怎样的质变而成为为国家社会政治和行政服务的精神文明的。

精神文化考古是对社会意识形式及其社会心理基础的考古探索。社会意识形式以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为核心,有符号和艺术两大表达系统^[2]。其中自然观是基础,社会观是目的,宗教观是对自然观、社会观无法解释现象的补充性的超自然解释。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存在的世俗化认识和理论解释所形成的观念和知识体系,总体包括宇宙观和科学两大部分。

古人结合各种经验性知识,从宇宙观中凝练出系统的知识体系就是古代的科学。关于古代科学技术内涵的分类,李约瑟在他与国际学者们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大致将其分为数学、天学、地学、物理学及其相关技术、化学及其相关技术、生物学及其相关技术^[3]。中国考古学家夏鼐根据本国考古资料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包括古代天文学(包括历法)、数学(包括度量衡)、地学、物理(水利与

^{*} 本文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及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之“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2013BAK08B09)经费支持。

交通知识)、农业知识、生命科学知识(医药)、化学(陶瓷和冶金)^[4]、建筑学,等等。从宇宙观、科学升华出来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根本性概括与总结即形成中国古代的哲学。由此可见在自然观中,宇宙观又是科学和哲学的基础。

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精神文化成就的考古学探索,最基础的是自然观的探索,而其中又以宇宙观的探索最为基础。

宇宙观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worldview)并不完全等同。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5]。然而中国古代多称“宇宙”,少称“世界”,因而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基本上就是关乎“宇宙万物之道”,故而我们采用“宇宙观”(cosmology)一词来表述。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关乎天、地、人三者关系在时空框架内发展变化的认知与理论解说,可以分为事物本源论、空间论、时间论三大版块。宇宙观考古就是对宇宙观中三大观念的考古探索。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影响古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指导大型中心聚落或都邑聚落功能区布局规划、观象祭祀建筑的选址、宫殿建筑的朝向、丧葬仪式以及随葬品摆放位置规定,等等,因此古人的宇宙观借由古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地残留在相关的考古遗存当中。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发掘和研究相关的考古资料,分析复原部分已失去的古代社会的宇宙观的基本状况。以下试举几个宇宙观考古的个案分析,来说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关键时段宇宙观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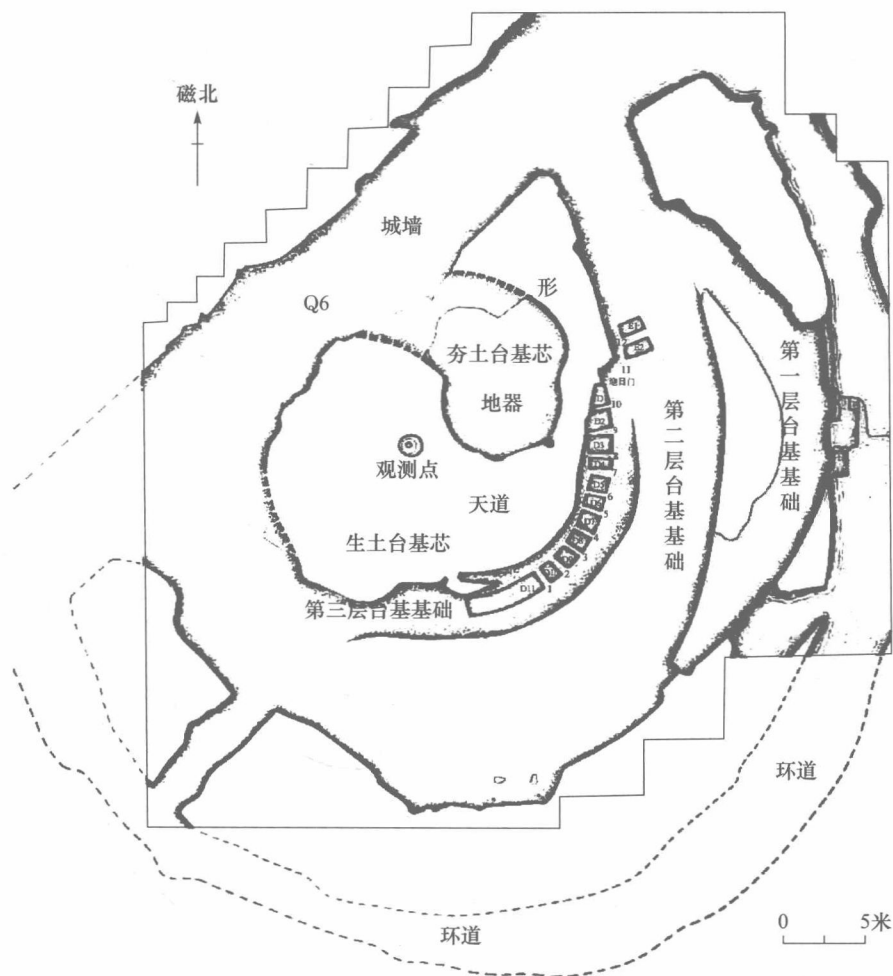
贰 宇宙观考古实例试举

一、本源论考古实例试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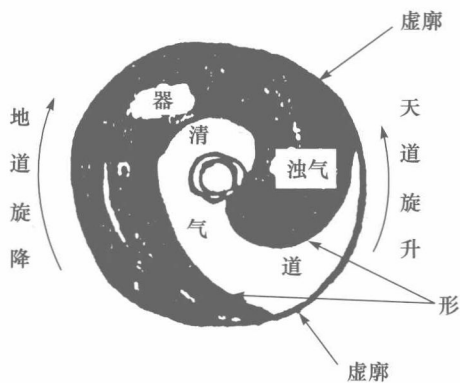
事物本源论关乎天、地、人的起源、演化、要素、运动变化法则的本体论。本源论必须建立于时间与空间的框架内才能成立,因为时间与空间是宇宙的基本存在形式,具体可由阴阳太极、盖天说、浑天说等观念来体现。

(一) 阴阳太极天地形成图说

笔者曾撰文提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期观象台遗址中心夯土台基芯与生土台基芯构成一个阴阳太极图示(图一),向人们演绎阴性的浊气凝结成地、阳性的清气上升为天的哲学原理。而这样的演绎天地形成哲学思想的太极阴阳图示并非陶寺文化首创,而早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彩陶“纺轮”上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图案了^[6],尤其以石家河城址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祭天”遗址出土最多(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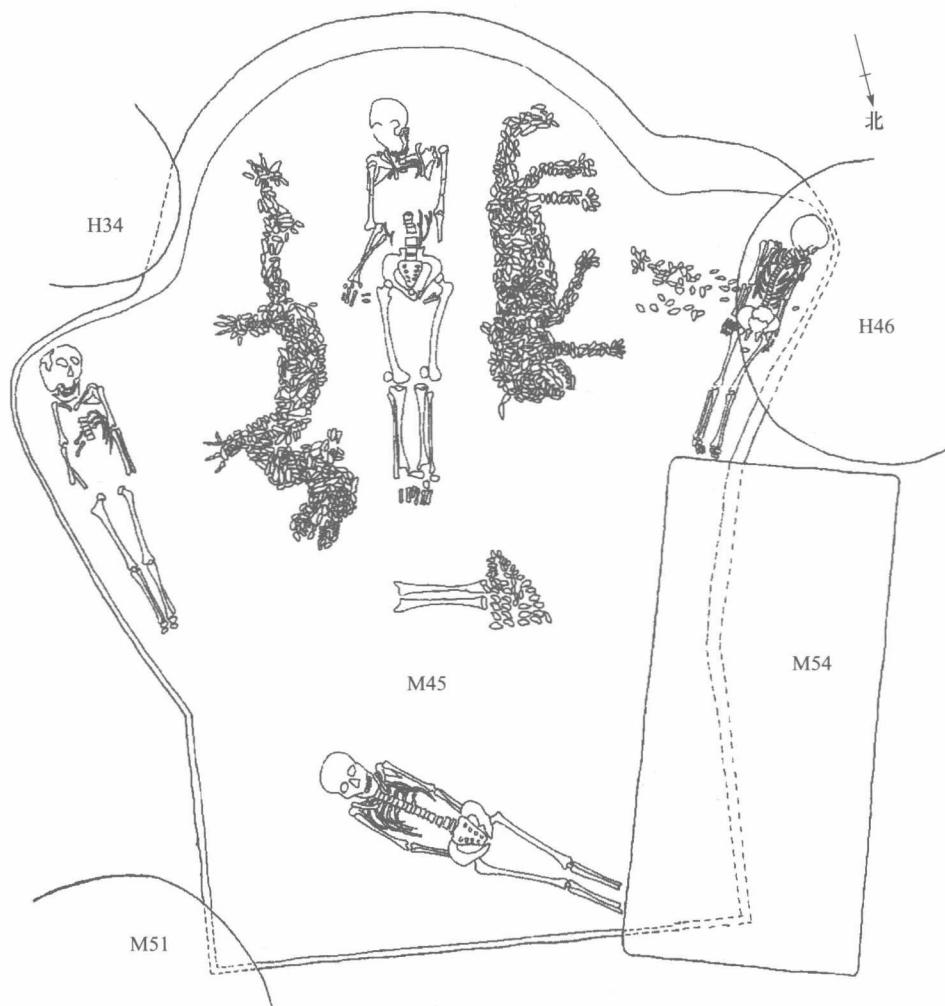
图一 陶寺遗址中期观象台台基芯“太极图示”



图二 罗家柏岭遗址出土彩陶纺轮“太极图示”

（二）盖天说图示

陈美东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中指出：“盖天说是中国古代影响很大的关于天地大型结构的一种学说。该学说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而且有一段很悠长的发展历史。”此说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7]。而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晚期墓葬 M45 号墓的墓穴平面形状，南部呈拱形，北部呈方形（图三），冯时先生指出其象征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代盖天说的宇宙观学说的表象^[8]。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笔者也甚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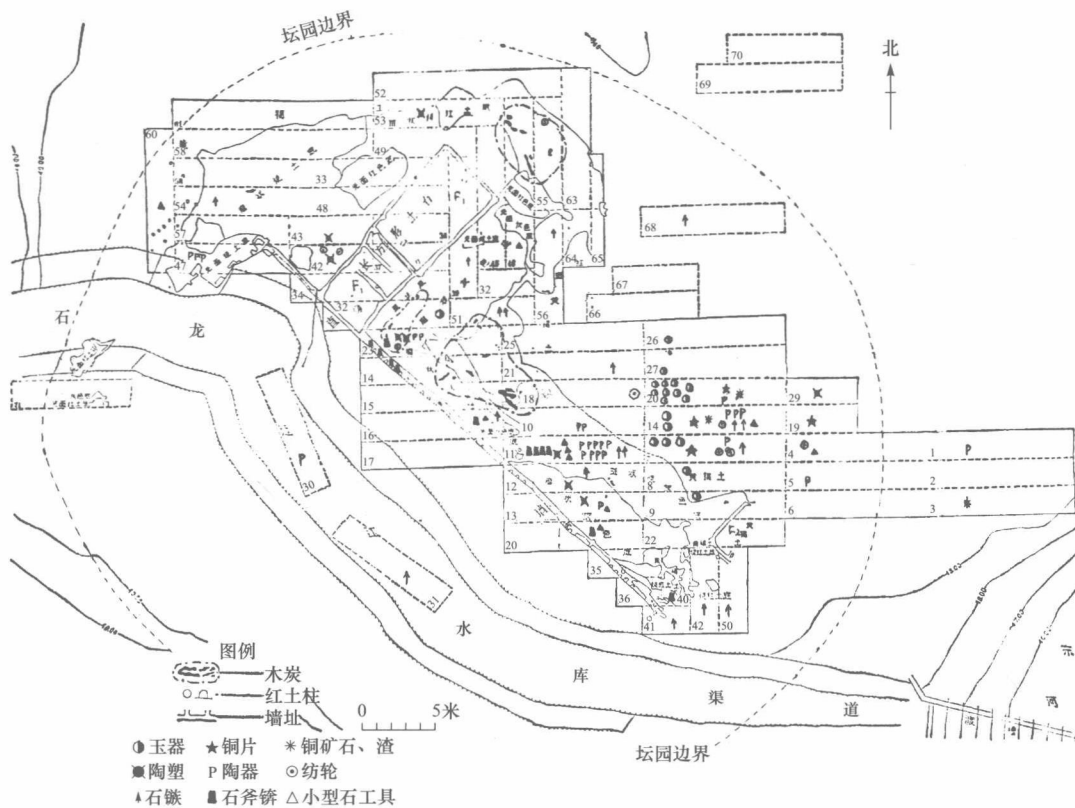


图三 濮阳西水坡 M45 平面图

中国古代最初的天地认知图示很可能就是盖天说。考古资料表明，盖天说起源可早至史前时期，远远早于西周时期。史前人们对于天地的视觉直觉认知图示就是天穹

似器盖或拱顶，大地为平面。虽然这已经是为了解释宇宙间天地人重大关系而必须建造的统一的、理性和观念性的宇宙模型，但是毕竟带有非常强烈的视觉实效特征，其几何形抽象性远远落后于战国秦汉时期发展起来的浑天说。史前时期反映盖天说的例证还可举出一些。

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遗址，原本坐落在一个近圆形的土丘顶部，似一个天然的圜丘。然而红烧土建筑基址及其主要的祭祀活动都集中在圆丘顶部的东北半部，也就是个半圆（图四）。笔者曾经分析这里是石家河城址郊天祭日的“天坛”^[9]。



图四 罗家柏岭肖家屋脊文化天坛遗迹遗物分布图

（据《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一三改绘）

再看陶寺观象台夯土基址的半圆形结构，则更加清楚地表现半圆形的形态特征（图一）。根据《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原理，笔者认为陶寺观象台半圆形的台基建筑是将形如器盖的天穹形象放在地上，台基背后长条形的城墙象征承载天盖、形如棋盘的大地。

二、时间论考古实例试举

时间论包括四时、年月日、昼夜时刻等，这是人们对于日月星辰在视运动上变化的认知而产生的抽象节律观念。古代时间论的考古学研究主要包括通过天文历法观测遗址，以及仪器和计时器的考古研究。中国古代利用天文观测制定历法的主要仪器是圭表，也曾经使用过地平历日出或日落观测方法，计时器则主要是日晷、漏壶等仪器设备。

从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技术发展的历史看，最初判定粗略的季节变化，很可能先有不需要精密观测仪器的目测日月星辰视运动与季节变化的关系，而后出现了与日月星辰观测崇拜相结合的遗存，再稍后出现了比较粗略的四季地平历观测，主要以自然地标与人工建筑相结合，或许会借助最简单的仪器——立杆（立表）。精密的观测仪器出现是为了制定缜密的历法需要，大约是在龙山时代晚期，恰是中国早期国家诞生之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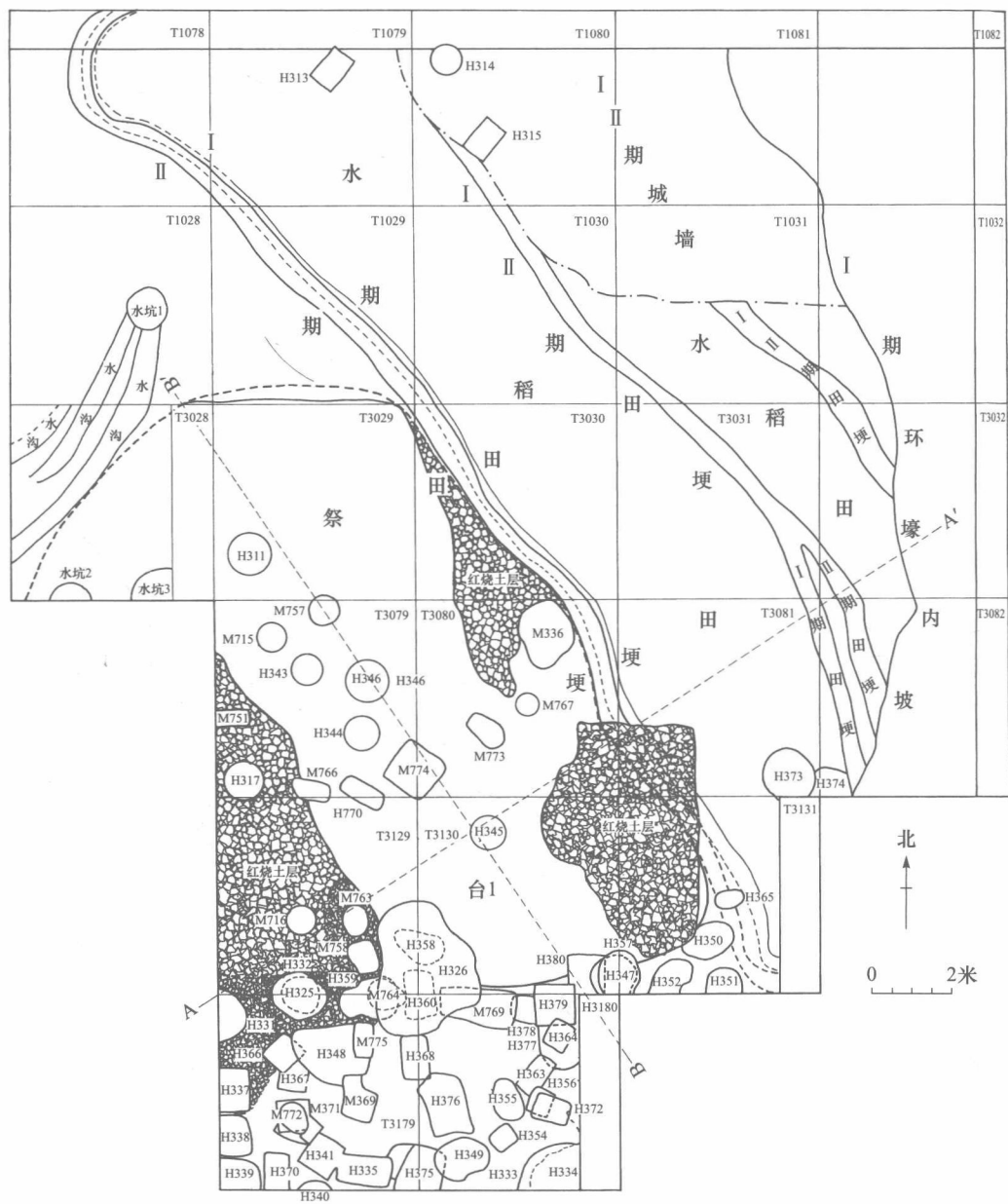
（一）城头山遗址的大火星观测

中国考古资料中能够确切表明史前时期具有历法意义的天文观测最早能早到大溪文化早期，即公元前 4000 年前后，以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一期东门祭坛遗迹为代表。

城头山是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中唯一的圆形城址，而且十分周正。如此形制必定有所用意。史前人们目视天空，直觉得到的认识是天空是一个圆形穹隆顶，自然将天首先与圆形相联系，很可能是盖天说形成的认知基础。于是笔者推测城头山圆形城垣有可能象征着天。城头山的祭坛位于城址东门内侧，椭圆形，呈西北—东南走向。长径约 16 米，短径约 15 米，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图五）。由此笔者推测，城头山东门内侧的祭坛很可能与观天象以及与天象有关的祭祀相关。而祭坛上的主体遗迹——圆坑或许象征着星象。

祭坛上有 5 个圆形浅坑。其中较大的 3 个 H011 直径近 1 米，H346 直径 1.03~1.1 米，H345 直径 0.82~0.9 米。H011 正中放置一长径近 0.3 米的椭圆卵石，H346 和 H345 中心也各放置一砾石。这 3 个较大的直壁平底圆形浅坑恰好分布在一条直线上，且正处于西北—东南最高山脊上。以圆坑中心点计算，H011 到 H346 距离为 4.4 米，H346 到 H345 为 4.6 米，距离几乎相等。另外两个坑 H343 和 H344 略小，前者直径 0.7~0.76 米，后者直径 0.75~0.9 米。这两个坑在 H346 的西北和西南，与 H346 的距离分别为 1.5 米和 1.4 米，3 个坑中心点的连线接近等腰三角形^[10]（图五）。

将城头山祭坛上的 5 个圆坑分布图反转过来，对照大辰星象图，我们发现，它是将部分观测到的大辰星在夏至时的天象落在祭坛上的形象，此乃《周易·系辞》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H343 和 H344 与核心坑 H346 构成等腰三角形，与心宿 3 星



图五 城头山城址东门祭坛平面图

天象相合。核心遗迹 H346 是个大坑，象征着心宿二，即天蝎座的 α 。这是一颗著名的红色超巨星，目视星等 (V) 0.96，体积是太阳的 2000 万倍，半径是太阳的 600 倍，质量是太阳的 25 倍，实乃所谓的“大星天王”。H343、H344 是其“前后子星属”，直径显然小于 H346。三者构成等腰三角形而不在一条直线上，是因为“不欲直，直则失计”，实际上符合天象——H343 为心宿一即天蝎座 σ ，H344 为心宿三即天蝎座 τ ，H346 为心宿二 α ，三者星象上的确构成等腰三角形，而不是一条直线。心宿二 α 为

一等星,心宿一 σ 、心宿三 τ 为三等星, H346 直径 1 米, H343、H344 直径 0.7 米, 3 个圆坑的直径按星等制定。

从星象上看,心宿二与房宿四即天蝎座 β 和尾宿二即天蝎座 ϵ 基本在一条直线上,心宿二介于房宿四和尾宿二之间,且间距相等。H346 介于 H011 和 H345 之间,且与二者间距均为 4.6 米。显然, H345 应是尾宿二 ϵ , 相应地, H011 就是房宿四 β (图五)。

在祭坛上,心宿居中,房宿在西北,尾宿向东南。天蝎座夏季见于南方天空,尾向东南,进一步证明祭坛上的五坑确实象征天蝎座的房、心、尾三宿。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城头山祭坛上 5 个圆坑的布局与大小是严格按照大辰星——房、心、尾——三宿星象设置的。

诚然,房宿四颗星和尾宿八颗星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很可能是上古时人们对大辰星的初步认识只有 5 颗比较容易辨认的星,其中心宿 3 星是核心,房宿和尾宿各选定 1 颗。

《尔雅·释天》云:“天驷,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注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疏云:“大火谓之大辰者,大火,大辰之次名也。李巡云:大火,苍龙宿心,以候四时。”

完整地体会《尔雅》上面的这段解释和注疏,可以看出,虽然大辰星包括房、心、尾三宿,但是“大辰”可以“大火”代称,“大火”即“心宿”,即是说“心宿”可代称整个“大辰”。那么,又如何理解“大辰,房、心、尾也”的概念呢?通盘解释而不矛盾的回答似乎只能是“大火”即心宿 3 星是核心,房宿四和尾宿二分别代表房宿和尾宿做陪衬,如此才能既可用心宿大火代指大辰星,又能将大辰星理解为包括房、心、尾三宿,只不过房、尾两宿不全。这很可能是当时的认识所限,以为大辰星只有这 5 颗,否则,大辰若包括完整的房宿 4 星和尾宿 9 星,从逻辑上说心宿大火是不能作为大辰的全称代指,大火心宿 3 星只是该“大辰”中的一个中央星宿,不能代表完整的房宿 4 星和尾宿 9 星。据此笔者推断,最初的大辰疑以大火心宿为核心,外加房宿四和尾宿二,以五星构成。大辰星是东宫苍龙宿的主干部分。

城头山祭坛建于汤家岗文化的稻田之上,东边以城头山 I 期水稻田田埂为边界,以东是水稻田。再向东穿过城墙豁口即是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壕,城壕宽 35~50 米。祭坛如此选址,可能也含有特殊的用意。

闻一多在《周易义证类纂》中提出“乾卦六言龙,亦皆谓龙星”;“九五‘飞龙在天’,春分之龙也;初九‘潜龙’,九四‘或跃在渊’,秋分之龙也”^[11]。夏含夷^[12]、陈久金^[13]、冯时^[14]、宋会群^[15]、柯资能^[16]等对此做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周易·乾卦》

笔者推测，假如站在城头山东门祭坛上观测东宫苍龙，“潜龙”指午夜观象，冬季东宫苍龙完全隐没在西方地平线以下，人们看不到，直至次年的春季。

次年春分以后，如果在祭坛上黄昏日落时分观测，当由房、心、尾三宿组成的原始东宫苍龙重新始见于东方地平线时，直观的感觉很可能是苍龙诸宿从祭坛东侧的水稻田里冒出，此所谓“见龙在田”，如同曾侯乙“天文画”漆箱东立面的“大火星”掩映在“++”（象形草莽）之中的生动画面^[17]，兆示春天的到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在季春，如果穿过东门豁口看到苍龙大辰在东方地平线出现后，或在祭坛东部大溪文化时期城壕里腾跃，此所谓“或跃在渊”。此时段的祭祀活动，就有可能形成祭坛东坡上的红烧土层第15层。

“飞龙在天”，指苍龙大辰在升空之后，从东南向西南运行，在夏至前后，见于南中天。祭坛南部40个左右的祭祀坑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段的祭祀遗存。这些以方坑为主的祭祀坑与祭坛上象征原始苍龙房、心、尾三宿的浅圆坑有着显著的区别。从侧面辅证坛上的那5个圆坑是与祭祀坑不同的星象坑（图五）。

“亢龙，有悔”，冯时先生解释为“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18]。其说可从。笔者以为时间当在夏至之后的季夏。

“群龙无首”，指初秋以后，苍龙大辰即将消失在西方地平线时房宿四已经不能见到的天象。此时段祭祀很可能留下祭坛西坡的红烧土层第15层。

与坛南大量祭祀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祭坛以北只有3座祭祀坑——H313、H314和H315。如果祭坛南部祭祀坑是“飞龙在天”的反映，那么，祭坛以北的那3个祭祀坑就是“潜龙”所在地位置。由于“潜龙勿用”，因此只是偶有祭祀，迥异于坛南的常规祭祀。

通过城头山东门祭坛及其周边微环境考古资料同《乾卦》六龙描述的对比，笔者认为，《乾卦》有关东宫苍龙不同季节不同天象的记述，很可能原创于距今6000年前的长江中游，而流传至《周易》形成时，基本脱离了六龙天象和观象授时的本意，而被假借比喻君子之德、占卜吉凶，反而忘了其本意。正因为潜龙、在田、于渊、在天、